

怀念母亲

张建华

我的母亲李铭是一位老革命，她1925年出生于饶阳县，1945年参加革命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和洗礼，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。

母亲是1945年到青县进行革命工作的，历任青县四区、二区、五区妇女联合会主任，五区区委委员，青县一区副区长，青县三区、二区组织委员，青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干事，青县妇女联合会主任，静海县妇女联合会主任，沧州市南陈屯公社党委书记，青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，沧州市妇女联合会主任，沧州市水泥制品厂党委副书记，沧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。

母亲曾于1956年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学习。母亲对我说过，在干校学习时，她听到了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同志的报告，很受教育，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。

在革命生涯中，母亲九死一生。听母亲讲，在我出生前后，她几次遇险，但都化险为夷。第一次是1945年，我还在母亲腹中。父母从献县过河，正赶上发大水，一只小船载了几十人。当船行至河中心时，船公竹篙折断，船在河当中打旋，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。只见船公纵身跳入河中，奋力推着小船向对岸游去。等到船靠岸后，船公蹲在河边，气喘吁吁，脸色苍白。父亲走上前去，向船公致谢安慰。第二次是在1946年，在青县东空城村。我的母亲抱着我涉水过河，当快走到河中央时，突然被一划船的老乡叫住，他大声说，不要往前走了，前面就是深沟。随即，这位老乡用船把母亲和我运送过河。在我上高中时，还曾见到过这位救命的老乡。第三次是在1946年秋，母亲抱着我和五区党委委员王凤亭从二十里屯过河去运河西边。过河后，我们去了大邵庄，王凤亭去了盖宿铺。当母亲抱着我刚走到大

邵庄村头时，从盖宿铺方向传来了枪声，工夫不大，即传来了王凤亭中了敌人埋伏，不幸牺牲的噩耗。

1946年秋的一天，父亲和母亲带领警卫员孙玉瑞、队员贾元福、孙增荣、侦查员小李共6人在东魏村开展工作。国民党围剿流河的大城支队，调动了兴济高洪基部、唐官屯部、青县警察大队，分3路800人包围流河。东魏村是青县去流河的必经之路。听说有情况，父亲让侦查员小李侦探敌情，不料一出胡同口，小李即中弹身亡。敌人见有情况，也停止了脚步。这时，我方队员在瞭望孔侦察，被父亲安排在敌人内部的我方卧底马有才发现，马有才用暗号向战友示意，敌人太多，快撤！于是，父亲带领队员向滕庄子方向突围。此时的母亲正怀着大妹妹，行动不便。父亲随即命孙玉瑞照顾母亲，分两路突围。父亲他们朝一个方向跑去，孙玉瑞搀扶着母亲朝另一个方向跑去，子弹在他们头上“嗖嗖”地乱飞。这时，敌人的马队上来了，在离母亲50米处跑过，真是命悬一线。母亲他们跑出三四里地，枪声停止了，敌人不追了。两个小时，母亲和父亲他们汇合，突围成功。

母亲不怕苦、干劲足、不服输、争上游的精神是一般妇女同志很难企及的。那时，母亲下乡全靠步行。我的五弟、六弟小的时候，都是母亲抱着他们下乡。春秋季节还好说，冬天顶风冒雪，夏天栉风沐雨，其艰辛是现在难以想象的。母亲担任青县妇女联合会主任期间，青县的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多次受到省、地领导的表彰。厚召官青县三八拦河闸，就是母亲当妇女联合会主任时修建的。这一工程在当时来讲堪称浩大，在青县水利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省、地领导前来参观，内蒙古的妇女参观团也前来青县参观。

母亲是全家人的坚强支撑。我的

父亲一生坎坷，历经磨难，母亲与父亲相濡以沫，共渡难关。我的大弟建忠曾经得了肾炎，全身浮肿，十分严重。大弟在静海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，不见效果。母亲当机立断，背着他上了火车，直奔天津儿童医院。大弟住院后，母亲晚上就躺在医院楼道的长条椅上过夜。夜里风寒，常常被冻醒，清晨起来，双腿麻木得失去知觉。

母亲在生活中关爱我们，对我们的要求却是严厉的。她总是以大人的标准要求我们这些孩子，特别是对我这当老大的更是如此。母亲常说，当老大哥的就要给弟妹妹们带个好头，作个表率。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，1965年，我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同年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。

母亲一生节俭，精打细算，从不多花一分钱，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就是“一分钱都攥出汗来”。她穿的是旧衣服，挂的是旧窗帘，枕的是旧枕巾，内衣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。吃饭时，有时连菜都没有。有一次，因没有菜，大弟往饭里倒酱油，她都嫌倒多了。

感谢母亲，是她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妹8人，费尽了心血。感谢母亲，是在父亲处于逆境时，给了父亲有力支撑，与父亲共渡难关。感谢母亲，她一生操劳，身挑工作和生活的两副重担，为革命和家庭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感谢母亲，她一生节俭，体现了我党艰苦朴素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母亲是平凡的，却又是伟大的。母亲是严厉的，却又是可敬的。2005年2月16日，母亲在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病逝，享年81岁。或许是上苍的安排，父母都出生在同一个村庄，都活了81岁。2007年清明，父母的骨灰安葬在青县金牛镇的娘娘河畔，实现了父亲生前的愿望。父母在革命和工作过的青县大地上获得了永生。



旧棉袄

潘铜娟

那天，我收拾衣柜，从里面翻出一件旧棉袄。大红色的袄面上散落着零零碎碎的小花，领口和袖口处都已磨得发亮。

我把它铺在床上凝视了很久。

这件棉袄是小时候奶奶给我做的，也是我留下来的唯一一件奶奶亲手做的物件。

那时家贫，少吃少穿，一到冬天，我的双手就被冻得红彤彤的，像两个刚从树上摘下的红苹果。奶奶舍不得我受冻，就把自己的棉袄拆开来，从里面掏出大部分的棉絮，说要给我做一件新棉袄。

她从箱子里掏出一件八成新的棉布裙，虽有些舍不得，但还是把它剪成了小棉袄的样子。然后，奶奶开始铺棉絮，那些从她棉袄中掏出的棉絮经过晾晒，还留着阳光的味道。她先铺前后片，棉絮放实些，再用大针脚把布和棉絮缝在一起，然后铺袖子的棉絮。铺面子的时候，我说想要个大红色带花的，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奶奶又在箱子里翻了很久，才找出一块花布，比对着剪好，同样用大针脚固定一下。

一件棉袄，一个晚上是做不出来的，我坐在边上等，一会儿就昏昏欲睡了。半夜，我睁开眼，看到奶奶还戴着老花镜在那里飞针走线的，好像一点都不疲倦。我在温暖的灯光中继续睡去，做着要穿新棉袄的美梦。

穿上新棉袄的那天，我神气地在全村小孩子面前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收获了他们满满的羡慕和嫉妒，心里乐开了花。

有一次，我和小伙伴们玩“捉鬼子”的游戏，不小心把棉袄勾出一个洞来。晚上，我捂着那个洞一点点挪回家。本以为会被奶奶大骂一顿，谁知道她看见那个洞，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，只是叹了口气，拿出针线在破洞处绣了一朵小花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我看着奶奶花白的头发，在我那件鲜艳的红棉袄映衬下，感觉她一下子老了很多。

高一时，我开始在县城住校，为了节省车费很少回家。那年刚进冬不久，就遇到一股寒潮，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，还是觉得冷。一天中午，门卫大叔通知我说，有一个包裹。我迫不及待地把包裹打开，里面是一件薄荷绿的新棉袄，领口夹着一张纸条，奶奶在上面写着“千层单不如一层棉”。

后来，奶奶故去，在收拾旧物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小时候穿过的那件红棉袄。母亲说，很多东西都不在了，奶奶一直收着这件旧棉袄，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我抱着那件棉袄，泣不成声。小时候，盼着长大能让奶奶过上好日子，可等到生活越来越好了，却与她天人永隔了，只剩下这件旧棉袄，还留着过去的记忆。

想念奶奶，想念她亲手缝制出的一针一线，是她用那深沉的爱温暖了我的过往，也护着我不断前行。

追思挚友王忠记

闫兴华

辛丑初冬噩耗传，生死两茫泪湿衫。
挚友自兹驾鹤去，往事沉思立寒烟。
忆昔壮年激情岁，同事三番克时艰。
豪情似江心坦荡，不凡亦出寻常间。
可叹痛失忠诚士，乡梓不见伟岸男。
斯人已逝言犹耳，生者幽思存心田。
仙游天堂应笑慰，来世再续不了缘。

住院随笔

吕景顺

前一段时间，我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，住院治疗，住院期间的经历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我年逾九旬，但身体还不错。这主要得益于退休后每天规律的作息和锻炼：清晨起来活动20分钟，白天骑三轮车5公里，再管理一下我的菜园、果园和花园，使气血通畅的同时，保持心情的愉悦。但毕竟年岁已高，不久前，我患上了感冒。最初的症状只是有些小

咳嗽，自己也未在意。我在家中简单服用了一点药，但并未有所好转。子女们坚持陪我去医院检查，经检查发现肺部感染，只得住院治疗。

肺部感染虽不算大病，但老年人抵抗力较弱，因此绵延日久。多亏医务人员医术精湛、护理细致，又加上良好的住院环境，我迅速康复。

康复的关键是医生的诊治，但住院期间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照顾也让我

我非常感动。儿子很快给我联系了医院，孙子一直搀扶着我。住院后，孩子们没有任何推诿，都主动为我缴纳住院费用，子女们赶来照顾我，孙子、孙媳、外孙、外孙女也来服侍，孩子们的孝心让我既感动又欣慰。

一些亲朋好友得知后也来看望我。生病住院虽然痛苦，但亲人和朋友的关心与照顾却让我感受到了亲情、友情的深厚，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。



87岁的退休老教师胡连玺，1959年来到吴桥成为一名初中老师。他执教多年，桃李满天下，退休后笔耕不辍，一有见闻便即兴创作。

刘耐岗 摄